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3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所谓“矫正治疗”做法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 号和第 41/18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本报告中，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 Victor Madrigal-Borloz 讨论全球各地的所谓“矫正治疗”做法，包括这些做法对受害者的影响、对人权的影响，以及这些做法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联系，并讨论为防止这些做法和惩处或起诉操作者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为受害者提供的补救。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导言

1. 这是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 Victor Madrigal-Borloz 为贯彻人权理事会第 32/2 号和第 41/18 号决议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涵盖时期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2. 本报告还反映独立专家对所谓的“矫正治疗”的研究(见以下第 17 段)，这些做法的主张者和提供者寻求改变非异性恋正常主义性取向和非顺性恋正常主义性别认同。分析的重点是：这些做法对遭受这些做法的人的影响、对人权的影响和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联系，以及相关的预防、问责和补救措施。

二. 报告所涉时期开展的活动

3. 独立专家致力于与最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接触，并相信所有对话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从来都没有正当理由，必须加以预防和谴责。

4. 独立专家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和 2020 年 2 月 5 日在日内瓦就专题问题举行了公开磋商，并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在美利坚合众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

5. 独立专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0 日对乌克兰进行了国别访问，并打算对斯里兰卡进行访问，但遗憾的是，由于不可抗力，访问被推迟。他感谢两国的邀请和合作。他向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纳、印度、日本、肯尼亚、尼泊尔、波兰、泰国和突尼斯发出了访问请求。此外，应冰岛大学的邀请，他于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访问了雷克雅未克，在此期间，他在“北欧之屋”(Nordic House)发表了关于社会包容的主旨演讲，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人权负责人举行了工作会议，还与冰岛政治和宗教机关以及冰岛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了会议。

6. 在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互动对话期间，他与会员国、联合国实体代表、民间社会代表和商界领袖举行了会议和磋商。2019 年 8 月、9 月和 12 月，他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LGBTI)核心小组、联合国 LGBTI 核心小组、纽约平等权利联盟以及日内瓦各区域集团的代表，并与会员国进行了多次双边交流。

7. 应相关特别报告员的分别邀请，独立专家参加了两次专家会议：2019 年 6 月 11 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与性别平等问题的会议；以及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文化权利维护者问题的会议。应联合国实体的邀请，独立专家参加了几次会议：2019 年 6 月 29 日和 30 日，关于动员私营部门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平等问题的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9 年 7 月 9 日，关于网络空间中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的数据隐私问题的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9 年 7 月 15 日，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国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雇员组织(UN-GLOBE)和国际立即行动(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就性别二元以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讨论。独立专家还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和 2020 年 1 月

30 日与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2020 年 2 月 6 日与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作组、2020 年 3 月 5 日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进行了正式交流。

8. 2019 年 10 月 1 日和 2 日，独立专家与美洲人权委员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权利问题报告员一起，作为这两个任务负责人与英联邦和开发署之间战略联盟的一部分，在布里奇顿举行了一次关于加勒比地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包容问题的磋商。

9.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应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的邀请，独立专家开展了以下活动：

(a) **主旨发言。**8 月 21 日(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协会，亚洲区域会议，首尔)；9 月 24 日(维也纳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研究所)；11 月 20 日(非洲—LGBTI 网络全国会议，卡塔赫纳)；11 月 21 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协会会议，波哥大)；12 月 7 日(国际立即行动会议，纽约)；12 月 10 日(ARC 国际和金达尔全球大学国际对话，新德里)；12 月 13 日(印度大学国家法学院，班加罗尔)；

(b) **小组讨论和演讲。**6 月 27 日，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研究和数据收集的需求、最佳做法与风险(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协会和荷兰同性恋者协会，日内瓦)；10 月 23 日(雅各布·布劳斯坦促进人权研究所，纽约)；11 月 18 日(权利、司法和社会研究中心(Dejusticia)和 Colombia Diversa, 波哥大)和 12 月 6 日(国际立即行动，纽约)。

10.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独立专家开展了以下活动：

(a) **主旨发言。**1 月 20 日(联合国之家，巴西利亚)；1 月 24 日(国际种族、平等和人权研究所，里约热内卢，巴西)；和 3 月 2 日(全球平等基金，约翰内斯堡，南非)；

(b) **小组讨论和演讲。**1 月 13 日(东北大学，波士顿，马萨诸塞州)；1 月 22 日(国际种族、平等和人权研究所，萨尔瓦多，巴西)；2 月 10 日(美洲国家组织，华盛顿特区)；和 2 月 12 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政策中心，剑桥，马萨诸塞州)。

11. 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做出评估，认为 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爆发可被定性为大流行。此后，由于 COVID-19 危机造成的全球不可抗力状态，需要独立专家旅行或到场出席的活动被推迟或取消。

12. 在报告所述期间，独立专家接受了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的 30 多次深入采访，发表了与任务相关的论文和专栏特约文章。他还发布了 18 份个人或联合正式新闻稿和媒体声明，并在社交媒体活跃发声。

13. 独立专家单独或联合发出了 16 份信函，其中提出了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有关的侵犯人权指称和/或寻求就立法和政策提供技术咨询。

14. 独立专家感谢在报告所述期间为推进任务做出重大贡献的众多实体、组织和个人。

三. 方法

15. 为编写本报告，独立专家广泛查阅了各种文献并采取了外联措施。2019 年 11 月 21 日，他发出了征求提交书面材料的呼吁，为此，他收到了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在内的会员国的 33 份材料，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医疗从业人员、宗教领袖、议员和个人的 99 份材料。¹ 2020 年 2 月 5 日，他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公开磋商；2020 年 2 月 29 日，他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

16. 鉴于重要性，除了作者要求保密的以外，书面提交的材料将张贴在独立专家的网页² 上。他对缺乏来自某些地区的信息感到关切。鉴于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矫正治疗”做法，包括最令人发指的形式，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独立专家感到困惑的是，某些国家没有兴趣参与一个旨在处理一种严重损害其管辖下数百万人问题的进程。

四. 概述

17. “矫正治疗”是一个总括用语，泛指各种基于一种信念的干预，这种信念认为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包括性别表达，只要不属于特定环境和时间中其他行为者心目中的理想规范范畴，都能够而且应该被改变或压制，尤其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或多性别者。因此，这些做法一律都是要实现从非异性恋到异性恋的转变、从跨性别或多性别到顺性别的转变。根据上下文，这个用语可以指多种做法和方法，其中一些是地下行为，因此记录很少。³

18. 在国别访问和其他对话活动中，独立专家听取了许多受害于这些做法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的证词。在莫桑比克，他听取了一些人的叙述，这些人曾被交给教会或传统术士驱魔，有的女同性恋者在家庭、社区、信仰组织掌权者或传统术士安排下，被施行所谓“矫正”强奸。同样，在乌克兰，他会见了一名 16 岁的男同性恋青年，他的父母将他交给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牧师矫治，要他悔悟，他只能断绝与兄弟和朋友的一切联系，被赶出家门，失去生计，还受到暴力和死亡的威胁。这位青年虽然精疲力竭，却有决心、有韧劲，最终决定先让家人以为他已经改变，以后相机再自由做出自己的人生决定。

19. 独立专家尤其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会见的这些人既表现出韧性，也表明他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做法的影响。将个人的认同描述为病态并加以抹杀，否定他们作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的存在，并诱发自厌，这些企图对他们的身心完整性和福祉形成深远的影响。在最近的全球研究中，许多答复者谈到了“矫正治疗”造成的严重损害，包括一项对来自 100 个国家的 8 000 名答复者进行的调查：在报告经历过这些做法的 940 人中，有 98% 的人证明遭受了损害。受害者被问及这些做法的主要后果，其中 4.5% 报告有自杀

¹ 统计信息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OnPracticesOfConversion.aspx。

² 提交给特别报告员的材料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SubmissionsReportPracticesConversion.aspx。

³ 所有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者全球跨信仰网络提交的材料。

意念；所报告的其他主要后果包括：永久性身体伤害(1.8%的受害者)、自杀未遂(2.9%)、抑郁(5.9%)、焦虑(6.3%)、羞耻(6.1%)、自我仇恨(4.1%)、丧失信心(3.5%)。⁴

20. “therapy”(“疗法、治疗”)一词源自希腊语，表示“愈合”。然而，“矫正治疗”做法却正相反，它依赖于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医学上的虚假病理化，表现途径是某些造成严重疼痛和痛苦并导致身心伤害的干预。2012年，泛美卫生组织指出，“矫正治疗”没有医学依据，对受影响者的健康和人权构成严重威胁，⁵ 2016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认定，“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先天的性取向可以改变”，⁶ 这一结论得到世界各地专业协会共识的支持。⁷

21.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如果声称可以治疗任何一种并非疾病的情况，通常会被认为不合职业道德⁸，而且出于“无伤害”原则，他们不可提供公认无效或声称具有无法实现的效果的治疗。⁹ 出于这些原因和另外一些原因，由来自 23 个国家的杰出国际医学—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理事会独立法医专家组宣布，提供“矫正治疗”是一种形式的欺骗、虚假广告和欺诈。¹⁰

22. 正如独立专家先前指出的那样(见 A/73/152)，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病理化是历史进程的结果。¹¹ 19 世纪后期，科学家开始仔细研究各种被认为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并最终将其归类为疾病，包括同性恋和异装癖¹²，并从理论上设想可能的治疗方法。在 1940 年代到 1970 年代早期的精神障碍分类的支持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大多数学派都以能够提供“矫正治疗”自居。¹³

⁴ LGBT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另见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Harmful treatment: the global reach of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y”, 2019。可查阅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⁵ 见 www.paho.org/hq/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view&gid=17703。

⁶ 见 https://3ba346de-fde6-473f-b1da-98661f9c.filesusr.com/ugd/e172f3_e7d4dac33acd4000921b942f7ec70df0.pdf。

⁷ 见 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16%2900013-1; http://media.mlive.com/news/detroit_impact/other/APA_position_conversion%20therapy.pdf; www.apa.org/pi/lgbt/resources/therapeutic-response.pdf; Lucas Ramón Mendos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World), “Curbing deception: a world survey on legal regulation of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ies’”, 2020。可查阅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⁸ 见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032493/。

⁹ 见 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geneva/；以及 www.wma.net/policies-post/wma-international-code-of-medical-ethics/。

¹⁰ 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¹¹ 另见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671297_The_legacy_of_medicalising_homosexuality_A_discussion_on_the_historical_effects_of_non-heterosexual_diagnostic_classifications。

¹² Jack Drescher, “Queer diagnoses: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in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gender variance, and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vol. 39.

¹³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23.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开始被认为是人类正常发展范围的一部分¹⁴，这个过程与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在国际分类之下被从精神健康诊断中剔除的过程逐渐吻合。¹⁵ 人们也对“矫正治疗”做法所致各种往往很严重身心伤害的认识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A. 这些做法的现状

24. 最近对现有公开报告进行的案头研判发现，有资料表明，至少有 68 个国家存在“矫正治疗”做法；¹⁶ 同样，一些调查提供了世界所有地区都存在这种现象的证据，¹⁷ 一项调查的大多数受访者回答表明，这种现象在非洲“很常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比较常见”。¹⁸ 在 2018 年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698,000 名 18 至 59 岁的成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以及近 20% 曾与专业人士谈论过自己性别认同的跨性别成年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个阶段都曾被施以这种做法；¹⁹ 最近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少有 10 个组织目前在宣传这种做法。²⁰

B. 鼓吹者和提供者

25. 使人接受所谓“矫正治疗”，是围绕这种做法受害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名誉被认为是亚洲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²¹ 而一项全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 1,480 名报告接受过“矫正治疗”的人当中，21.9% 的人报告说受害者被家庭成员胁迫，11.9% 的人报告说受宗教领袖胁迫，11% 的人受周围社区成员胁迫，9.7% 的人受心理健康从业者胁迫。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发现是，3.6% 的人报告受雇主胁迫，5% 来自学校当局，4% 来自国家当局。公众的误解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²² 在黎巴嫩，约 79% 的调查受访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荷尔蒙病”，同性恋者应该接受心理或荷尔蒙治疗。²³ 在系统

¹⁴ Carl G. Streed and others., “Changing medical practice, not patients - putting an end to conversion therap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81.

¹⁵ A/73/152, 第 10-16 段。

¹⁶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It’s torture not therapy: a global overview of conversion therapy: practices, perpetrators, and the role of States”, 2020. 可查阅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¹⁷ LGBT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⁸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¹⁹ 见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publications/conversion-therapy-and-lgbt-youth/>; and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article-abstract/2749479>。

²⁰ 见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80025f66b8f5b2dabbe4291/t/5bd78764eef1a1ba57990efe/1540851637658/LGBT+conversion+therapy+in+Australia+v2.pdf>。

²¹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²² LGBT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²³ 见 <http://afemena.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Report-high-resolution.pdf>。

层面，信仰组织和政治当局的领导人在哥伦比亚、以色列、菲律宾、乌干达和美国等不同国家支持这种做法。²⁴

26. 据报告，由于父母或监护人希望让儿童符合他们或社区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预期，让儿童接受“矫正治疗”的情况最多。²⁵ 儿童和青少年往往缺乏做出医疗或精神健康决定的法律权力，²⁶ 而即使有权同意和拒绝接受治疗，也特别容易受不当影响或胁迫，特别是来自家庭成员或其他有权威地位的人。²⁷

27. 大量文献证实，还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继续施行这些做法，例如在中国、大韩民国²⁸、美国²⁹ 和东欧国家³⁰。在中国，一项随机调查发现，大约 50% 的“矫正”术提供单位是公立医院。³¹ 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约 1,000 名受访心理健康专家约有三分之一表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他们认为“矫正治疗”是有效的。³²

28. 在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中，共有 1,641 名“矫正治疗”幸存者指认了主要的施行者。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被指认为主要施行者的占案件的 45.8%、宗教当局、传统术士和团体占 18.9%、矫治场所和康复中心占 8.5%、父母占 6.9%。警察、军队和其他实体等国家当局占案件的 4.4%，学校当局占 4.4%。³³

29. 这种做法的实施可以是这些团体联合的结果；据报道，在加纳，基督教、穆斯林和传统主义组织建立了一个联盟，就人类性特征的所谓正确立场共同形成意见，并提供“矫正治疗”，包括在阿克拉的一所教学医院进行治疗。³⁴ 巴西国家和非国家实体最近对使用这些做法的中心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所有受访机构都以宗教习俗作为参考点。³⁵

²⁴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²⁵ 见 www.minnesota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Rachmilovitz_MLR.pdf；以及 www.utah.gov/pmn/files/513643.pdf。

²⁶ Choice for Youth and Sexuality 提交的材料。

²⁷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另见 www.utah.gov/pmn/files/513643.pdf。

²⁸ Korean Society of Law and Policy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LGBTI in South Korea”, 2016。

²⁹ 见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publications/conversion-therapy-and-lgbt-youth/>；以及 www.utah.gov/pmn/files/513643.pdf。

³⁰ 东欧促进 LGBT+ 平等联盟提交的材料。这些案件由俄罗斯 LGBT 网络记录。

³¹ FanFan, “Five years later, who really needs to be ‘corrected’?”, LGBT Rights Advocacy China, public WeChat account,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5CzIP3b59wZCNoirtc6kzA>。

³² 北京同志中心，“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2017 年。

³³ LGBT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³⁴ OutRight (2019)。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³⁵ 见 www.mpf.mp.br/atuacao-tematica/pfdc/midioteca/nossas-publicacoes/relatorio-da-inspecao-nacional-em-comunidades-terapeuticas-2017/view (葡萄牙文)。

30. 信仰组织和宗教当局尤其在界限模糊的空间中运作³⁶，向家庭和受害者提供咨询，往往是单独或与他方合作推行或提供这种做法；最近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提供者是信仰组织(51%)。³⁷ 在肯尼亚，一个教会被发现一直在运行一个项目，主要手法是连续三天饥饿和不间断的祈祷。³⁸ 在尼日利亚，一些教会对多性取向和多性别者施以“解救”，使他们摆脱所谓会引起同性吸引或影响性别认同的魔障。³⁹

31. 在调查“矫正治疗”背后的经济学意义时，独立专家收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对世界各地的提供者来说，这种“疗法”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在美国，“矫正治疗”一次收费从免费到 26,000 美元不等；⁴⁰ 在厄瓜多尔，月平均住院费估计为 500 美元。⁴¹ 在大韩民国，收费从不到 30,000 韩元(25.88 美元)到 30,000,000 韩元(25,875.68 美元)不等。⁴² 营销机制支持商业模式。⁴³ 甚至在有明确收费或金钱酬报的安排中也存在经济维度，如家庭成员和宗教领袖之间的非正式安排，即家庭成员要向团体、教会或机构提供某种捐献，只是与所提供的“矫正治疗”没有直接或明确的联系

32. 一些国家通过“矫正治疗”大行虐待之道。多米尼克仍将精神治疗视为法律规定的对自愿同性性行为的惩罚。⁴⁴ 在另一些地方，国家官员，包括法官或警察，甚至在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下令施行“矫正治疗”，⁴⁵ 据称 2019 年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法律和人权部部长办公室强令同性恋囚犯接受这种治疗就是一例。⁴⁶

33. 另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公共政策实施措施。马来西亚通过了若干方案和计划，以遏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包括同性行为，并专门提倡“矫正治疗”做法，⁴⁷

³⁶ 见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80025f66b8f5b2dabbe4291/t/5bd78764eef1a1ba57990efe/1540851637658/LGBT+conversion+therapy+in+Australia+v2.pdf>。

³⁷ 见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lgbt-survey-summary-report/national-lgbt-survey-summary-report。

³⁸ OutRight (2019)。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³⁹ 见 www.premiumtimesng.com/entertainment/naija-fashion/282248-pastors-activists-debate-gay-rights-in-nigeria.html。

⁴⁰ 见 Annesa Flentje and others, “Sexual reorientation therapy interventions: perspectives of ex-ex-gay individuals”,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Mental Health*, vol. 17, No. 3。

⁴¹ Pedro Felipe Rivadeneira Orellana 提交的材料。

⁴² SungWon Yoon-Lee 和 Eunhui Yoon 提交的材料。

⁴³ 见 <https://doi.org/10.1176/appi.pn.2019.9b9>。

⁴⁴ Dominica, Sexual Offences Act (1998), section 16。

⁴⁵ 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⁴⁶ 见 www.prison-insider.com/en/articles/indonesie-prison-officials-believe-inmates-are-turning-gay-after-sleeping-next-to-the-same-ex。

⁴⁷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to end AIDS, 2016–2030, and the action plan to address social ills of LGBT behaviour. 另见 www.hrw.org/news/2017/06/07/malaysia-health-ministry-propagates-harmful-anti-lgbt-myths。

包括通过大学课程；而且有报告表明，马来西亚还支持另一些做法，包括驱魔。⁴⁸ 2018 年 2 月，同性恋在印度尼西亚被正式列为精神疾病，⁴⁹ 而根据独立专家收到的信息，西爪哇省的一些官员要求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制订政策，据以实施逮捕和所谓的“康复”，这一政策引发了独立专家和其他任务负责人的关切。⁵⁰ 这种情况沿循一种日趋歧视和病理化的政策模式：⁵¹ 2016 年，一些宗教理事会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可以帮助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回到正轨”并根除所谓的“异常性倾向”。⁵²

34. 此外，独立专家注意到，多性取向和多性别认同入罪会助长“矫正治疗”做法。

C. 被施以“矫正治疗”的人

35. 研究往往侧重于与性取向而非性别认同相联系的“矫正治疗”做法，而前者又侧重于对男同性恋的影响：在美国心理协会 2009 年研判的 55 项研究中，43 项专门针对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只有一项专门针对女同性恋，这种偏向忽略对同性恋和双性恋女子、跨性别和多性别者的影响。⁵³

36. 青年不成比例地受“矫正治疗”的影响。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受治者，在接受当时的年龄为 24 岁或 24 岁以下，其中大约一半年龄在 18 岁。⁵⁴

D. 这些做法的性质

37. 有些做法是直接寻求改变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但另一些则谋求支持个人不要按照自己的同性欲望行事。提供者通常将一些方法和宗教干预与传统仪式和/或伪医疗或心理健康咨询相结合，特别是当一种干预似乎不起作用时。在越南，有报告表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在被交给传统术士的同时也被施以精神病治疗。⁵⁵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报告表明，医学方法和传统方法经常与割礼仪式和宗教礼拜结合在一起。⁵⁶

⁴⁸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blueprint, 2018–2027; Asia Pacific Transgender Network presentation at expert meeting. 另见 www.abc.net.au/news/2018-12-06/indonesia-lgbtqi-conversion-therapy/10576900。

⁴⁹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精神医师协会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定为精神疾病，认为“可通过恰当治疗予以治愈”；见 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2/24/indonesian-psychiatrists-label-lgbt-mental-disorders.html。

⁵⁰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329>。

⁵¹ Asia Pacific Transgender Network presentation at expert meeting.

⁵² 见 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2/18/must-not-support-lgbt-heal-them-religious-leaders.html。

⁵³ 见 www.apa.org/pi/lgbt/resources/therapeutic-response.pdf。

⁵⁴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⁵⁵ 见 www.undp.org/content/dam/rbap/docs/Research%20&%20Publications/hiv_aids/rbap-hhd-2014-blia-viet-nam-country-report.pdf。

⁵⁶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38. 在机构中和在实施“矫治疗法”的方案中，受害者可能遭受令人发指的身心暴力。美洲人权委员会在 2015 年报告了同性恋女子在厄瓜多尔被戴镣铐、遭到殴打、强迫进食或剥夺食物、被迫裸体、被隔离和单独监禁、被多日拘束以及在所谓的“诊所”被强奸等情况。⁵⁷

39. 还有一些情况下的性暴力做法也与所谓的矫正意图联系在一起。独立专家掌握的证据基础表现出一幅令人痛心的画面，即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在印度⁵⁸、尼日利亚⁵⁹和南非⁶⁰，普遍存在对同性恋女子、双性恋和跨性别女子的强奸(而且竟大言不惭地称之为“纠正”)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而在肯尼亚等国的环境中则存在对同性恋男子和跨性别男子的性暴力。⁶¹在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中，870 多名经历过这种令人发指做法的人以更多的例子揭示了这个类型的人间苦难：拘留或监禁、身体虐待、绑架和强迫怀孕。⁶²同样，胁迫性肛门检查会被用于根据个人的性取向施以惩罚并管制他们的性取向。⁶³“矫正”的做法往往与另一些家庭或社区强制机制相结合。在最近报告的案例中，约有 20% 的案例使用了剥夺经济能力、要求只能从事被视为性别特定的活动、过度锻炼和促进形成同性互助精神等做法，这些做法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中的青年的影响同样有害：正如独立专家先前报告所述，他们不成比例地受到宗教和文化不容忍造成的无家可归的影响，这些不容忍可能包括性暴力和其他暴力以及社会经济剥夺。由于拒绝接受“矫正治疗”而被排除在家庭之外，会引发一个循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种性别青年在寄养、乞讨和性工作中所占比例过高，更有可能被收容所拒之门外。

40. 专家会议的一些与会者着重指出，“矫正治疗”变成了一个“移动目标”，使得难以识别、监测和惩罚这种虐待的行为人。一旦具体称为“矫正治疗”做法被限制或禁止，鼓吹者又会换个策略，以新的名目卷土重来。

41. 在对这些具体情况给予应有注意的前提下，独立专家认为最好描述看来指导着“矫正治疗”的三种主要方式：心理治疗方式、医学方式和基于信仰的方式。然而，应该指出，学术文献比例过大地代表了来自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北方以及中国的生活经历，而且尽管吸收了非科学来源，但与基于健康的做法相比，关于宗教做法的信息仍然很少。

⁵⁷ 见 www.reuters.com/article/ecuador-lgbt-rights/feature-gays-in-ecuador-raped-and-beaten-in-rehab-clinics-to-cure-them-idUSL8N1P03QO、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Violence agains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Persons in the Americas”, 2015, 第 200 段，以及 Pedro Felipe Rivadeneira Orellana 提交的材料。

⁵⁸ Choice for Youth and Sexuality 提交的材料。

⁵⁹ 同上。

⁶⁰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⁶¹ Choice for Youth and Sexuality 提交的材料。

⁶² LGBT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⁶³ 见 <https://irct.org/assets/uploads/Vol%2026%20No%202%20Statement%20on%20anal%20by%20Independent%20Forensic.pdf>。

1. 心理治疗办法

42. 将心理治疗用作一种“矫正治疗”做法，似乎是基于一种信念，认为性多样或性别多样性是教养或经历不正常的产物。这种治疗的提供者声称可以纠正偏向，帮助培育被视为符合理想规范的对异性的渴望，其作用方式是让治疗对象仔细检讨过去的经历，如生活中是否缺少慈父形象或严母形象。⁶⁴ 这个类别包含独立专家文献研判中的大部分证据，体现许多不同的心理疗法，分别归在心理动力疗法、行为疗法、认知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等项之下。

43. 诱发厌恶感是另一种常见的手法，这种手法让一个人在受到某种刺激时产生不适感、痛楚感或其他苦痛感，其假定是这种刺激会与不适感相关联。厌恶诱发法的使用已急剧下降，特别是在 1970 年代后期之后，但最近的报告表明，在澳大利亚⁶⁵、中国⁶⁶、厄瓜多尔、印度⁶⁷、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⁶⁸、黎巴嫩、马来西亚、巴拿马、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乌干达、美国、越南和津巴布韦⁶⁹，电击被用于厌恶诱发治疗。另一些厌恶诱发法包括让治疗对象观看大屏幕上的色情材料，同时为之注射引起恶心或麻痹的药物，据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仍在使用这种方法。⁷⁰

44. 还有一些做法，包括让治疗对象边手淫边幻想另一个性别的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⁷¹、秘鲁⁷²、西班牙⁷³ 和美国⁷⁴)和催眠术(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巴拿马、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和美国)。⁷⁵

⁶⁴ 同上。

⁶⁵ 见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80025f66b8f5b2dabbe4291/t/5bd78764eef1a1ba57990efe/1540851637658/LGBT+conversion+therapy+in+Australia+v2.pdf>。

⁶⁶ 见 www.hrw.org/report/2017/11/15/have-you-considered-your-parents-happiness/conversion-therapy-against-lgbt-people。

⁶⁷ 见 www.dailymail.co.uk/indiahome/indianews/article-3098146/Exposed-Delhi-doctors-claim-cure-homosexuality-hormone-therapy-seizure-inducing-drugs-electric-shocks.html。

⁶⁸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F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见 www.ilgaasia.org/news/2018/7/13/repost-from-6rang-reparative-therapies-on-gays-and-lesbians-through-cruel-inhumane-and-humiliating-treatments-has-increased-in-iran。

⁶⁹ 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⁷⁰ 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另见 www.ilgaasia.org/news/2018/7/13/repost-from-6rang-reparative-therapies-on-gays-and-lesbians-through-cruel-inhumane-and-humiliating-treatments-has-increased-in-iran。

⁷¹ 见 www.ilgaasia.org/news/2018/7/13/repost-from-6rang-reparative-therapies-on-gays-and-lesbians-through-cruel-inhumane-and-humiliating-treatments-has-increased-in-iran。

⁷² 见 <https://larepublica.pe/politica/2019/08/12/las-terapias-de-la-tortura/>(西班牙文)。

⁷³ 见 https://elpais.com/diario/2010/06/20/sociedad/1276984802_850215.html (西班牙文)。

⁷⁴ 见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9359705.2013.773268。

⁷⁵ 东欧促进 LGBT+平等联盟、Trevor 项目、Born Perfect、Feminita、Darius Longarino、6Rang 提交的材料；另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45. 其他技术手法包括设法促成患者行为更趋典型女性或男性特征，或者传授异性约会技巧。意在改变性别认同的做法包括不让跨性别青年接受变性手术。⁷⁶ 一些受害者解释说，他们受到精神病医师的心理暴力，因为害怕受这种治疗，许多跨性别者不敢寻求心理健康护理。⁷⁷

2. 医学办法

46. 医学办法的作用原理是，“假定[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一种内源性生物学功能障碍的副产物……可以通过外源性办法治疗”，早前就是依靠脑白质切除术或性器官切除术。⁷⁸ 目前的医学办法大多依靠药学办法，如药物或激素或类固醇疗法，⁷⁹ 据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激素疗法在该国被开给女同性恋者，说法是要“治愈”她们所谓的“同性恋病症”。⁸⁰

47. 不当用药似乎很广泛，发生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拿马、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越南。⁸¹ 2015 年进行的一项新闻调查着重提到新德里一名性学家开出的荷尔蒙疗法，这名性学家声称在过去 15 年里“治愈了 1,000 多名同性恋者”。⁸²

48. 据说在印度⁸³ 和斯里兰卡还在用阿育吠陀疗法、顺势疗法和其他传统医药方法。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医学方法和传统方法往往与涉及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男孩的割礼仪式和宗教崇拜结合在一起。⁸⁴ “偏方治疗”也有报道，包括尼日利亚的将油倒入阴道的做法。⁸⁵ 有报告表明，父母带他们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子女去找传统术士“治疗”，其中有时包括体罚的成分，例如在柬埔寨⁸⁶ 和越南⁸⁷。

⁷⁶ Florence Ashley, “Torture isn’t therapy: banning conversion practices targeting transgender people”, 2020 (引述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⁷⁷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另见 www.hrw.org/report/2019/09/03/dont-punish-me-who-i-am/systemic-discrimination-against-transgender-women-lebanon。

⁷⁸ Tyler Adamson、Stef Baral、Chris Beyrer 提交的材料。

⁷⁹ 同上。

⁸⁰ 见 www.ilgaasia.org/news/2018/7/13/repost-from-6rang-reparative-therapies-on-gays-and-lesbians-through-cruel-inhumane-and-humiliating-treatments-has-increased-in-iran；以及 <https://outrightinternational.org/content/human-rights-report-being-lesbian-iran>。

⁸¹ 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⁸² 见 www.indiatoday.in/mail-today/story/homosexuality-cure-delhi-doctors-exposed-conversion-therapy-254849-2015-05-27。

⁸³ 见 irct.org/media-and-resources/latest-news/article/1027。

⁸⁴ 见 outrightinternational.org/reports/global-reach-so-called-conversion-therapy。

⁸⁵ 见 www.bbc.com/news/av/world-africa-50869022/gay-in-nigeria-everybody-sees-me-as-an-abomination。

⁸⁶ 见 www.asia-pacific.undp.org/content/rbap/en/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nance/hiv_aids/being-lgbt-in-asia--cambodia-country-report.html。

⁸⁷ 见 www.vn.undp.org/content/vietnam/en/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nance/viet_nam_lgbt_report.html。

49. 一些有自己的疾病分类编目或尚未将全球分类纳入本国系统的国家，继续将非异性恋正常主义性取向和非顺性恋正常主义性别认同作为病理现象对待。⁸⁸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必定无法“矫正”性取向的人往往要被迫接受手术，以为合性别手术会抵消他们的性取向。⁸⁹

3. 基于信仰的办法

50. 力主并经常从事“矫正治疗”的信仰组织，其行动出发点都是认定多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现象存在某种内在邪恶。⁹⁰ 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这些情况下，宗教劝慰的目的被证明是要让对象感到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份认同。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跨性别人说，他们被迫去请信仰组织的领导人为之祈祷“治病”。⁹¹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团体在 40 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提供劝导，使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能够“以异性恋身份生活，并安然走上当地宗教和习俗的道路”。⁹² 在俄罗斯联邦，有报告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儿童被带到教堂遭受棒打，其他人在旁边为他们祈祷。⁹³

51. 在许多以信仰为基础的环境中，所采取的办法往往是要把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视为一种上瘾现象，要求遵循精神慰藉师的教诲行事加以克服；但也可以包括支持“性残破”或“性别错乱”⁹⁴ 观念的基础前提、仿照“(酒瘾治疗)12步方案”模式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混淆宗教与心理治疗之间的界限。

52. 办法当中有一些是十分残酷的对待。2015 年，美国新泽西高等法院裁定一个犹太“矫正”组织败诉，认定该组织违反《新泽西消费欺诈法》。该案的被告作证说，他们曾被蒙住眼睛后被人用篮球击打、用胶带捆绑、被卷入毯子，以及受到反同性恋的辱骂。⁹⁵ 零星证据表明，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存在营地或“康复设施”，被抓进去的人要接受伊斯兰教育，遭受殴打、戴镣铐和饥饿等。⁹⁶ 2017 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了基督教机构组织的营地中的虐待案件，青少年在营地因性取向而被隔离和殴打；⁹⁷ 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跨性别男子说，在 13 岁的时候，在自己的性别认同上经过内心挣扎，父母和教会迫使他去

⁸⁸ 例如，《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第三版仍将“自我矛盾的性取向”列为精神疾病。见 China LBT Rights Initiative, “Discrimination faced by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women in China”, 2014。

⁸⁹ 见 www.ilgaasia.org/news/2018/7/13/repost-from-6rang-reparative-therapies-on-gays-and-lesbians-through-cruel-inhumane-and-humiliating-treatments-has-increased-in-iran。

⁹⁰ 见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06071/。

⁹¹ 见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3cf9459e4b0a5929855f337/t/57d92eb037c5812a4b8957a4/1473851143850/APTB+FINAL_corrected_December2015.pdf。

⁹² 见 www.abc.net.au/news/2018-12-06/indonesia-lgbtqi-conversion-therapy/10576900。

⁹³ 见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777612。

⁹⁴ Trevor 项目提交的材料。

⁹⁵ New Jersey Superior Court, *Ferguson et al. v. JONAH et al.*

⁹⁶ 见 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3066082; <https://theithacan.org/opinion/escaping-gay-conversion-therapy-in-kenya/>; and <https://afroqueerpodcast.com/2019/11/21/season-two-episode-05/>。

⁹⁷ 见 www.youtube.com/watch?v=LGwCJsaokSU；以及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1294/abominable-legacy-gay-conversion-therapy>。

参加一个基于宗教的“矫正治疗”夏令营。他的证词说，他在营地遭到羞辱，人们一再说他行为、思想和欲望有罪恶。他报告说，营地里还有一些人，被迫一边观看描绘同性伴侣色情图像，一边受到多次电击。此人现在被认定为跨性别男子，仍时而会有营地遭遇的负面回想。⁹⁸

53. 信仰干预有时与驱魔结合在一起。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有时被说成与魔障的力量相联系，一些信仰组织的领导人和传统术士用礼拜和驱魔仪式驱除魔障。有证据表明，在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⁹⁹ 等众多的地方，经常在基督教福音教会举行这种仪式。在俄罗斯联邦的车臣，毛拉驱魔巫很盛行，但是如果没有发现魔巫，被驱巫者将被认为是故意选择了不正常的行为，因此理应被处死。¹⁰⁰

54. 单身有时被说成获得救赎的一种方式。在菲律宾，基督教的“前同性恋运动”并不一律要尝试改变某人的取向，但同性恋者被指示不要从事同性性活动。¹⁰¹

五. 影响及相关的侵犯人权

A. 损害

55. 向独立专家提供的所有证据表明，在其他各种有害行为中，殴打、强奸、强迫裸体、强迫进食或剥夺食物、隔离和囚禁、强迫服药、辱骂、羞辱和电刑等手法表明，通常用于实施“矫正治疗”的办法和手段是要引发身心痛楚和折磨。¹⁰²在这方面，独立法医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

所有试图改变信仰的做法本质上都是羞辱、贬损和歧视性的。无能为力感和极度屈辱感相结合，引起深层的羞耻、内疚、自厌和无价值感，由此可导致自我概念受损和持久人格变化。“矫正治疗”所造成的伤害，始于在观念上认为，一个人由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不适、患病和失常并因此必须接受治疗。一个受害的过程就由此开始。¹⁰³

⁹⁸ 见 <https://psychnews.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pn.2019.9b9>。

⁹⁹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For France, 见 www2.assemblee-nationale.fr/content/download/183270/1836882/version/1/file/Synth%C3%A8se+4+pages+MI+th%C3%A9rapies+de+conversion+-+version+d%C3%A9finitive.pdf。

¹⁰⁰ Ekaterina Petrova, “Chechnya: banishing devils – Chechen authorities against laws of life?” in Lucas Ramon Mendos, “State-sponsored homophobia 2019: global legislation overview update”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⁰¹ 见 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iv-aids/being-lgbt-in-asia--the-philippine-country-report.html。

¹⁰² John Dehlin and others.,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among current or former LDS church membe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62, No. 2. 另见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300/J236v05n03_08、<https://ozanne.foundation/faith-sexuality-survey-2018/>、<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a8fa/f008ed1c74f105da2ddaf5d20172033e2d4a.pdf>。

¹⁰³ 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56. 对个人的深刻影响包括自尊的严重丧失、焦虑、抑郁综合征、社会孤立、亲密关系困难、自憎、羞耻和内疚、性功能障碍、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并且往往有严重的身体疼痛和痛苦。¹⁰⁴

57. 儿童和青年特别容易受害于“矫正治疗”的影响。最近一项对跨性别成人的研究发现，10岁前受这方面影响“与严重心理困扰……和终生自杀企图的几率增加显著相关”。除了自杀倾向之外，儿童还经历自尊的明显丧失和抑郁倾向的急剧增加，这可能导致辍学和高风险行为以及滥用药物。¹⁰⁵

58. 许多“矫正治疗”在做法上持续很长时间，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些做法尤其有害。¹⁰⁶除了上述影响之外，它还会造成慢性压力，已知这种压力会导致许多损害健康的后果，包括胃溃疡、胃肠疾病、皮肤病、性失调和饮食失调以及偏头痛。¹⁰⁷

B. 适用的国际人权法

1. 不歧视

59. 国际人权法的适用遵循普遍性、平等和不歧视的基本原则。¹⁰⁸“矫正治疗”做法专门以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为基础，针对特定群体，具体目的是干涉他们的人格完整和自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做法本身就是歧视性的，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¹⁰⁹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¹¹⁰在内的一些联合国条约机构已经确证了这一点。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中认为，所发生的歧视包括残酷形式，如非自愿和/或强制医疗干预或荷尔蒙干预、强制喂药和强制电击、禁闭和拒不提供医疗保健。¹¹¹

¹⁰⁴ 见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735-7028.33.3.249>;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300/J236v05n03_08、<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cf6d-rd43/download>、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lgbt-therapy-trfn/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announces-support-for-u-s-ban-on-conversion-therapy-idUSKBN1XT2PJ、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¹⁰⁵ Jack L. Turban and others, “Association between recalled exposure to gender identity conversion effort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transgender adults”, *JAMA Psychiatry*, vol. 77, No. 1; Caitlin Ryan and others, “Parent-initiated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with LGBT adolescents: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 mental health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67, No. 2; and Jo Fjellstrom,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and the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60, No. 6. 另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¹⁰⁶ 见 <https://doi.org/10.1037/cou0000011>; and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13.774830>。

¹⁰⁷ 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¹⁰⁸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

¹⁰⁹ CCPR/C/KOR/CO/4，第14-15段。

¹¹⁰ CEDAW/C/MYS/Q/3-5，第21段。

¹¹¹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7段。

2. 健康权

60. 每个人都应能够无差别地享受可能达到之最高标准之身体与精神健康，¹¹² 并免受未经同意强行治疗。¹¹³ 此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包括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得到充分尊重的权利。在这方面，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要求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者视为心理或精神病患者或要求通过所谓的“治疗”对他们“治愈”的规章条例，都明显侵犯他们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¹¹⁴

61. 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表示严重关切：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污名和偏见、将其定为犯罪、予以否定和病理化的残余对国家卫生政策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¹¹⁵ 同样，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认为有残疾的人受到歧视表示关切，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他们被迫接受治疗。¹¹⁶ 2018 年，委员会在关于波兰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的身心完整表示关切，据报告，这些人遭受了“矫正治疗”做法。¹¹⁷ 如上所述，“矫正治疗”带来的心理痛苦和折磨是深刻而持久的，往往会加剧自杀的风险。¹¹⁸

3. 禁止酷刑和虐待

62. 联合国实体和人权机制对“矫正治疗”做法表示关切¹¹⁹，联合国反酷刑机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构成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¹²⁰ 禁止酷刑委员会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明确谴责强迫、非自愿或以其他方式胁迫或虐待的待遇¹²¹，儿童权利委员会将这些做法与侵犯所有青少年表达自由和身心完整、性别认同和日益增强的自主要求得到尊重的权利联系在一起。¹²² 2020 年，独立法医专家组得出结论认为，

¹¹²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

¹¹³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享有最佳健康标准的权利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8 段。

¹¹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23 段。

¹¹⁵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128&LangID=E#_ftn13。

¹¹⁶ CRPD/C/IRN/CO/1，第 12 (b) 段。

¹¹⁷ CRPD/C/POL/CO/1，第 30 段。

¹¹⁸ A/74/148，第 48 段；以及 A/HRC/38/43，第 47 段。

¹¹⁹ CRC/C/RUS/CO/4-5，第 55 段；CCPR/C/ECU/CO/6，第 12 段；CEDAW/C/ECU/CO/8-9；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

¹²⁰ CAT/C/CHN/CO/5，第 55 段；CAT/C/ECU/CO/7，第 49 段；CAT/C/57/4，第 69 段；CCPR/C/UKR/CO/7，第 10 段；CCPR/C/NAM/CO/2，第 9 段；A/74/148，第 50 段；A/56/156，第 24 段；A/HRC/43/49，第 37 段；以及 A/HRC/22/53，第 76 和第 88 段。另见 A/HRC/19/41 和 A/HRC/29/23。

¹²¹ A/74/148，第 50 段；A/56/156，第 24 段；A/HRC/43/49；以及 CAT/C/CHN/CO/5，第 56 段。

¹²²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落实青春期儿童权利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如果强迫或未经个人同意进行矫正治疗，即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根据具体情况，即所造成的身心痛苦和苦难的严重程度，可能构成酷刑”。¹²³

63. 独立专家注意到，所有“矫正治疗”做法的出发点都是相信，性多样或多性别者在道德、精神或身体上多少都不如他们的异性恋和顺性恋兄弟姐妹，必须改变他们的取向或认同才能弥补这种劣势。与此相反观点则是得到国际人权法支持的观点，认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自身发展的自然组成部分，对他们的道德声名、身心健康或通过精神追求和实现自我的能力没有任何有害的限制。这种承认对赋予人人生而具有平等价值的尊严原则以实质内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64. 因此，顾名思义，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视为低人一等的的手段和机制都是有辱人格的。独立专家认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这些人的完整人格的一个基本部分，也是推进其生活计划和追求幸福的一部分。然而，所有“矫正治疗”做法都出于认定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如同人身异物一样可以剥离——逐出体外、达到治愈或康复；这是对人类存在的最非人性理解。独立专家根据有关受害者所受身心痛苦及其持久影响的大量证据，得出结论认为，主事者必定都是无情地置人身痛苦于不顾。主张者行之有意，接受者不明情形，二者的不对称力量关系进一步促成合理借口，为非人性化、道德排斥和非正当化辩解，这不仅是一种让酷刑可以得逞的机制，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基础。

65. 独立专家的结论认为“矫正治疗”做法是本质上有辱人格、不人道和残忍的待遇，有鉴于此，并鉴于所造成的酷刑风险，他认为应根据与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有关的国际人权义务所确立的判据，迅速调查关于从事“矫正治疗”的具体指称，并在相关情况下予以起诉和加以惩罚。因此，根据这些方面规定的条件，此类案件可能要追究国家的国际责任。

4. 信念自由和宗教自由权与表达自由权

66. 独立专家收到一些方面提交的材料，他们的论点认为“矫正治疗”做法可以是一种工具，可用以增进一些人的人权，这些人有的可能怀有同性欲望但希望以异性恋身份追求自己的生活计划，有的可能本心渴望自认某种不同于给定性别的其他性别、但仍然希望以给定性别追求生活。

67. 这些提交的材料往往细述胁迫和虐待做法与非胁迫和非虐待做法之间的区别，认为对所有“矫正治疗”做法一律禁止，将违反自决权或人身自由权、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信仰和宗教自由权。¹²⁴

68. 独立专家指出，宗教与对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的排斥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在他的全部工作中，他深受鼓舞地看到，一些教会和宗教群体采用了一种对宗教的包容性解读，拥抱和重视多样性，欢迎自己社区中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以这种身份出现，其中有的还谴责了“矫正治疗”做法。¹²⁵ 同

¹²³ 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2928X20300366。

¹²⁴ 见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rapeutic and Counselling Choice (Science and Research Council)和 Voice of the Voiceless 提交的材料。

¹²⁵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样，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反对任何认为可用宗教信仰为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或歧视行为辩解的说法。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打击一切形式以宗教习俗或信仰为由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施行暴力和胁迫的行为。¹²⁶

69. 关于什么是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理想规范，独立专家意识到而且尊重一些个人深切的情感和愿望与个人信念二者之间的冲突带来的内心两难困境，而且他们可能希望使自己的行为和表达与个人信念达成一致。¹²⁷ 自决可为个人决定他们希望认同的方式创造空间；正如独立专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自由和自主的原则直接否定那种认为某种社会角色是一个人生而注定的观念。¹²⁸

70. 在自决的过程中和在解决与这些过程可能关联的内心困境方面，个人可以选择利用支持和咨询机制，其中有些所依据的可能是与探索、自由发展和/或确证个人身份认同有关的心理、医学或宗教方法。然而，正如本报告根据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的那样，这些方法无一可以声称“矫正”是它的结果，正如无一可以声称不同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或障碍一样。

5. 儿童权利

71. 儿童和青年特别容易受害于“矫正治疗”的影响，这种做法对他们的福祉和发展极为有害，儿童权利委员会敦促各国消除这种做法。¹²⁹ 虽然一些父母可能出于对儿童最大利益的信念而决定让子女接受这些做法，¹³⁰ 但研究表明，父母往往受宗教信仰的驱使，认为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不道德”，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信条，¹³¹ 但他们对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的性质、这些做法的不当性以及可对子女造成的重大且可能祸及终生的伤害知之甚少。鉴于这些现实，让儿童接受“矫正治疗”做法构成虐待，并可能构成酷刑，而且违反禁止虐待和忽视儿童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72. 独立专家忆及，各国有义务保护儿童免遭暴力、有害做法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酷刑，尊重儿童的身份权、身心完整权、健康权和表达自由权，并始终坚持儿童最大利益的核心原则。此外，儿童权利委员会已澄清：在评估儿童的最大利益时，必须尊重和考虑儿童的身份权，包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委员会认为，对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还必须包括对儿童安全的考虑，即免受一切形式的身心暴力、伤害或虐待的权利。¹³²

73. 因此，独立专家的结论是，对儿童实施“矫正治疗”的做法违背国家保护他们免遭暴力、有害做法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义务，违背国家尊重儿

¹²⁶ 见 A/HRC/43/48。

¹²⁷ Voice of the Voiceless 提交的材料。

¹²⁸ A/73/152，第 21 段。

¹²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第 34 段。

¹³⁰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³¹ 同上。

¹³²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21 段，以及关于儿童将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为一种首要考虑的权利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55 和第 73 段。

童身份权、身心完整权、健康权和表达自由权的义务，也违背国家始终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核心原则。¹³³

74. 因此，独立专家认为，让儿童接受如上所述的“矫正治疗”违反国际人权法，并敦促各国采取紧急措施予以禁止。

六. 有效的国家措施

A. 立法

75. 独立专家已明确看到最近世界某些地区禁止“矫正治疗”的趋势。在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和马耳他¹³⁴，这种做法被视为一种犯罪。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加拿大¹³⁵、西班牙¹³⁶ 和美国¹³⁷，这种禁制已经落实到地方层面。

76. 具体的立法遵循下列模式：

(a) **广泛禁止。**最全面的方针是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施行“矫正治疗”，包括信仰组织的劝慰。虽然还没有这样的全国性法律，但在州或地方一级有一些例子。2019 年，加拿大埃德蒙顿批准了一项地方法，禁止“任何企业”表示可以提供或实际提供行为矫正辅导或行为矫正办法、用药或处方，或任何其他所称目标为改变个人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或性别偏好，或消除或减少同性之间性吸引或性行为的治疗、服务或策略。¹³⁸ 西班牙的一些自治区也有类似的例子。¹³⁹

(b) **基于接受对象的限制。**一些国家禁止对任何人施行“矫正治疗”做法，无论年龄如何，而另一些国家只禁止对儿童或特别容易受到胁迫或家庭压力的个人施行这种做法。¹⁴⁰ 美国现行的若干禁制对儿童的保护仅限于不允许精神健康专业人员施行此类做法，¹⁴¹ 而欧洲的禁制则涵盖这类做法的所有提供者。在西班牙的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地区，这类做法并不因为征得同意就可以允许。¹⁴² 然而，马耳他允许自愿同意的成年人排除在禁制之外，尽管这项禁制在“弱势成

¹³³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第 1 款、第八、第十九、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七条。

¹³⁴ 马耳他，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肯定法，2016 年；厄瓜多尔，全面刑事组织法，第 151(3)条。关于实际执行情况第评述，见 Martina Guglielmonne, “Fight against “reparative sexual therapy” in Ecuador”,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2017。

¹³⁵ 安大略、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温哥华、Nova Scotia, Prince Edward Island, Vancouver and Edmonton. Egale Canada 提交的材料。

¹³⁶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³⁷ 20 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

¹³⁸ Canada, City of Edmonton Bylaw 19061: Prohibited Businesses Bylaw (2019), Schedule A - Prohibited Businesses.

¹³⁹ G37 Despacho Internacional 提交的材料。

¹⁴⁰ 人权观察社提交的材料。

¹⁴¹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⁴² G37 Despacho Internacional 提交的材料。

年人”的定义下有一个具体的小节，由此留下余地，如成年人给予的同意范围宽于撤销同意通常需给出的胁迫理由，即可宣告此种同意无效。¹⁴³ 在一些国家，禁制范围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在巴西，1999 年第一个限制这些做法的决议只提到“同性恋”；¹⁴⁴ 到 2018 年就增加了性别认同和表达。¹⁴⁵ 厄瓜多尔和马耳他等国也禁止在性别认同方面施行这类做法，但马耳他在限制中明确排除以下两项：(a) 通过咨询、心理治疗服务和/或类似服务，提供与探索、自由发展和/或确认一个人在该法肯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方面的认同有关的任何服务；或 (b) 与个人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表达的自由发展和/或肯定相关的任何保健服务。¹⁴⁶

(c) **基于提供者的限制。**在马德里，“宗教干预”被明确纳入“矫正治疗”的定义。¹⁴⁷ 相比之下，巴西的规定只适用于执照心理师。¹⁴⁸ 一些司法辖区监管范围内包括一些非专业人员，他们具有对年轻人的受信任地位或权威地位(加拿大新斯科舍省)¹⁴⁹ 或以商业目的施行这类做法(美国康涅狄格州和伊利诺伊州)。¹⁵⁰

(d) **基于做法施行的限制。**在马耳他和马德里，法律不仅禁止专业人员表示可以提供和实际施行“矫正”做法，而且也禁止他们将任何人转介给其他人施以“矫正”做法。¹⁵¹ 在巴西，心理师还被要求避免参与发表会造成对跨性别和异装癖者偏见正当化或强化的言论。¹⁵² 在伊利诺伊州，对广告的监管包括禁止任何在“矫正”服务的广告中作重要事实的欺骗陈述，例如将同性恋说成精神疾病。¹⁵³ 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一些司法辖区不直接规范“矫正治疗”做法，但禁止任何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诊断(如阿根廷¹⁵⁴ 和乌拉圭)，或基于性取向的诊断(如斐济、瑙鲁和萨摩亚)。¹⁵⁵ 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在心理健康领域以外工作的提供者，包括信仰组织的辅导师。¹⁵⁶

¹⁴³ 马耳他提交的材料。

¹⁴⁴ 巴西提交的材料。

¹⁴⁵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⁴⁶ 马耳他提交的材料。

¹⁴⁷ 关于马德里自治区全面防止基于性取向和身份仇视和歧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 7 月 22 日第 3/2016 号法，第 3(o)条。

¹⁴⁸ 巴西提交的材料。

¹⁴⁹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保护法(2018 年)，第 6-7 条。

¹⁵⁰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⁵¹ 马耳他，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肯定法，第 3(b)条。G37 Despacho Internacional 提交的材料。

¹⁵²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⁵³ 同上。

¹⁵⁴ INDH Argentina 提交的材料。

¹⁵⁵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⁵⁶ 同上。

77. 一些司法辖区没有针对“矫正治疗”做法的具体立法，而是依靠其他现行的刑事规定，例如，暴力或暴力威胁是作为这类做法的一部分实施的情况；¹⁵⁷ 也可以是民事责任，例如，这种做法违反患者意愿的情况。¹⁵⁸ 在另一些国家则可以利用反歧视法。在智利，声称受到与这些做法相关的歧视的人，可以向健康信息和投诉部门以及卫生局投诉。¹⁵⁹

B. 司法

78. 在某些情况下，法院会追究“矫正治疗”做法的责任。2015 年，新泽西州的一个陪审团一致认定，一名被告欺诈性地声称提供“能显著降低或消除同性吸引力的服务”。¹⁶⁰ 2012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两组原告质疑美国第一部禁止州执照保健服务提供者从事对 18 岁以下者施行此类做法的法律，此案审理中考虑了言论自由与父母权利之间的关系。¹⁶¹ 原告的论点最终被驳回，该法于 2014 年 6 月生效。

79. 在中国，至少有两起案件中，法院判决被施用电击和药物注射的厌恶感诱发治疗的受害者胜诉。法院命令被告支付赔偿金并道歉。¹⁶² 然而，由于法院没有对这些做法的一般合法与否作出裁决，包括一名被告在内的医疗设施据报仍在宣传这些做法。¹⁶³

C. 公共政策

80. 以下是一些正在采取的政策例子：

(a) **执法机构。**美洲人权委员会建议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充分监督提供“矫正治疗”的专业人员的活动。¹⁶⁴ 在美国夏威夷，成立了一个性取向咨询工作队，以解决寻求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相关行为咨询的未成年人的关切；¹⁶⁵

(b) **投诉制度。**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设立了一个健康投诉专员，“健康服务”方面任务作广义界定，可以投诉“矫正”做法；¹⁶⁶

¹⁵⁷ 丹麦提交的材料。

¹⁵⁸ 立陶宛、瑞典、SungWon Yoon-Lee 等提交的材料。

¹⁵⁹ 智利提交的材料。

¹⁶⁰ *Ferguson et al v. JONAH et al.*

¹⁶¹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Pickup et al. v. Brown et al* and *Welch et al. v. Brown et al.*

¹⁶² Darius Longarino 提交的材料。

¹⁶³ Berfu Yalcin 提交的材料。

¹⁶⁴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of LGBTI persons in the Americas”, 2018, recommendation (8) (a).

¹⁶⁵ Senate Bill 270, A bill for an act relating to minors (2018), section 2.

¹⁶⁶ Equality Australia 提交的材料。

(c) **健康保险覆盖。**在荷兰，自 2012 年以来，国家健康保险不报销与“矫正”做法相关的费用；¹⁶⁷

(d) **公共资金。**在美国的一些州，如马里兰州、纽约州和北卡罗莱纳州，州政府资金不能用于“矫正”做法。¹⁶⁸在波多黎各，对直接或间接提供“矫正治疗”做法，不得享受科学、医院或医疗领域活动、服务和投资方面的经济奖励；¹⁶⁹在荷兰，现已停止资助一个参与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施行这些做法的组织；¹⁷⁰

(e) **公共设施禁制令。**在纽约，2016 年修订了管理心理健康服务的地方法律，禁止在公共设施中施行此类做法；¹⁷¹

(f) **收集数据。**2017 年，联合王国政府平等办公室开展了一项全国调查，在此基础上，政府制订了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多性别者的国家行动计划，表明打算充分考虑所有立法和非立法选项，以禁止宣传、推介或施行此类做法；¹⁷²

(g) **教育。**有的认为，帮助让人们认识这种做法的不当性以及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帮助受害者了解在何处寻求帮助，这比立法禁制更有益。

81. 尽管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法规，但谴责“矫正治疗”的官方信息可以设定一个表明各国绝不容忍这些做法的基调。在区域一级，欧洲议会已表示欢迎禁止这些做法的举措；¹⁷³卢森堡首相已公开谴责了这些做法；¹⁷⁴2018 年，爱尔兰在其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青年的国家战略中承诺禁止卫生专业人员推介或施行这些做法。¹⁷⁵

D. 国家人权机构和平等机构

82. 国家人权机构可以帮助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秘鲁监察员指出，“矫正治疗”的做法是一种没有正当理由和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做法，必须予以谴责和制裁；¹⁷⁶在厄瓜多尔，监察员办公室制订了一个框架，针对与这些做法有关的涉嫌侵犯人权情况，提供行动路线和协调，包括投诉、全面保护和社会关怀、调查和制裁以及赔偿。¹⁷⁷

¹⁶⁷ Choice for Youth and Sexuality 提交的材料。

¹⁶⁸ Trevor 项目提交的材料。

¹⁶⁹ 见 ilga.org/Conversion-therapy-global-research-ILGA-World。

¹⁷⁰ 荷兰提交的材料。

¹⁷¹ *New York Compiled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itle 14, Chapter XIII, Section 527.8.

¹⁷² 平等与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¹⁷³ 见 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8-2018-0056_EN.html。

¹⁷⁴ 人权咨询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¹⁷⁵ 爱尔兰提交的材料。

¹⁷⁶ PROMSEX 提交的材料。

¹⁷⁷ 厄瓜多尔提交的材料。

七. 结论和建议

83. “矫正治疗”具有歧视性质，所依据的是把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视为需要纠正的障碍的错误和有害观念。此外，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施行“矫正治疗”的做法，本质上是有人格的、不人道的和残忍的，并造成酷刑的巨大风险。各国必须根据关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或处罚的国际、区域和地方框架审查具体案件。

84. 通过“矫正治疗”做法施行虐待的人包括私营和公共精神保健提供者、信仰组织、传统术士和国家人员；主张者还包括家庭和社区成员、政治当局和其他行为者。

85. 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关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国际框架所确立的条件，“矫正治疗”做法可能涉及国家的国际责任。

86. “矫正治疗”的做法对世界各地所有年龄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造成深刻的身心伤害。

87. 鉴于上述情况，独立专家建议各国：

(a) 禁止本报告所述“矫正治疗”的做法，包括：

- (一) 通过适当的法律或行政手段，明确界定被禁止的“矫正治疗”做法，并确保公共资金不被直接或间接用于支持这些做法；
- (二) 禁止在医疗保健、宗教、教育、社区、商业或任何其他公共或私人环境中宣传和施行“矫正治疗”做法；
- (三) 建立一个制裁制度，对不遵守“矫正治疗”做法禁制的行为实行与严重性相称的制裁，特别是应根据与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有关的国际人权义务所确立的判据，对投诉进行迅速调查，并在相关情况下予以起诉和处罚；
- (四) 建立监测、支持和投诉机制，使“矫正治疗”的受害者能够获得各种形式的赔偿，包括康复权以及法律援助；

(b) 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儿童和青年免遭“矫正治疗”做法侵害，包括优先设计和实施由国家人权机构等机关或适用的国家预防机制对任何剥夺儿童和青年自由的卫生、宗教、教育、社区、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或私人环境进行监测的方案；

(c) 开展宣传运动，提高父母、家庭和社区对“矫正治疗”不当性和无效性及其所致损害的认识；

(d) 采用和促进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的探索、自由发展和/或肯定相关的保健和其他服务，重点处理当事人的取向、认同与宗教、社会或内化规范和偏见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注重认同的探索和发展、减轻痛苦和处理“少数压力”的必要性，并且重点关注积极应对和社会支持以及肯定概念；

(e) 促进与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对话，包括医疗和卫生专业组织、信仰组织、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以提高对与“矫正治疗”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

88. 此外，独立专家再次建议各国：

(a) 废除允许、促成或助长“矫正治疗”做法的法律和法规，关键是废除将多性取向或多性别认同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

(b) 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性质的反歧视措施，确保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

(c) 确保在国家和非国家医学分类中消除对多性取向和多性别认同的病理化观念，这种观念对所有医疗环境中的公共卫生政策和诊断具有影响，包括在医学课程、认证程序和进修中；

(d)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与性别多样性相关的社会污名，包括制订、实施和评估教育和宣传运动，特别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跨性别和多性别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

(e) 支持根据独立专家确定的原则和保障措施，就“矫正治疗”的具体做法问题开展按所有相关层面分列的研究和数据收集工作，其中关键是受影响社区、人口和人民的参与；

(f) 设计、实施并不断评估教育、培训和公共宣传运动，以处理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的污名和偏见，并促进对他们的社会包容。
